



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张 英

摘 要: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关键词:宋代;贬谪;谢表;党争;苏轼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085-09

“谢表”作为“表”的一种,是臣子向皇帝谢恩的上行文。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明代胡松《唐宋元名表》即云:“是学也,昉于汉魏六朝,盛于隋唐,而极于宋。”^[1]在他所选的三朝“名表”中,宋代部分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且其中大部分正是谢表。谢表的使用场合很多,《宋代官制辞典》记载:“凡官员升迁除授、滴降贬官,至于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等,均有谢表。”^{[2]626}作为上呈皇帝御览的正式文书,谢表有着相对固定的格式和写作规范,宋末王应麟在《四明文献集》中详细描述了谢表的一些“套话”,如:“臣某言,伏蒙圣恩云云者。”“臣某惶惧惶惧,顿首顿首,窃以云云。”“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3]元人陈绎曾《文筌》则将谢表的正文分为四大部分:“一破题,二自述,三颂圣,或颂圣后自述,四述意。”^[4]这些固定格式和

套话让谢表似乎显得有些单调无趣。但实际上在宋代谢表之中,贬谪类谢表具有较为特殊的性质和意义,足以打破这种单调局面。宋代官员贬谪与变法、党争、权臣用事等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贬谪人数既多,贬谪程度亦深。大臣遭受降职远贬的处分,却又必须表现出一种谢恩的态度,这本身就极具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贬谪谢表和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具有超越于普通公文功利性礼仪属性之外的功能。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关于宋代谢表方面的研究,但对贬谪类谢表尚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①。本文着力于考察文人在贬谪的特殊处境之下谢表的书写策略,从这些书写策略中,可以看到宋代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他们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收稿日期:2023-09-2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江南谪寓文人研究”(23ZWB003)。

作者简介:张英,女,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苏常州 213001),主要从事唐宋文学、贬谪文学研究。

一、罪深谪薄：贬谪谢表的谢恩角度

表达“谢主隆恩”的态度，是谢表这种文体最本质的内容和最基本的规定。即便是遭遇贬谪的惩处，且这种惩处往往并非出自公正审判，作为臣子也必须照例承谢皇帝的厚恩大德，不得有所怨望。在这种情况下，“罪深谪薄”成为一种最佳的谢恩角度，尽管实际上“罪”未必“深”，“谪”也未必“薄”。在宋代文人的贬谪谢表中，“罪深谪（或责）薄”这种表达有时会直接出现，如李纲《谪监沙县税务到任谢表》^②、黄庭坚《谢黔州安置表》^③中均有“罪深谪（责）薄，感极涕零”之语。张耒《黄州谢到任表》则言：“罪大责轻，感深涕陨。”^{[5]574}但更多的时候，被贬谪者会更为具体地阐述自己理应承受更为严厉的惩处，而君王对自己却表现出了优容宽大。

“罪深谪薄”的书写一般会简明扼要地出现在谢表开头“破题”的部分，在交代自己于某月某日到达贬谪地交接完毕之后，“中谢”即“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之类礼仪性语句之前。北宋前期政治斗争并不激烈，文人贬谪程度较轻，即便离朝去位，仍不失为一地长官，且贬谪地亦距京师较近，这一时期贬谪文人在谢表中往往会感激皇帝的优待，赐予“近地”或“善地”。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因不满太宗处理太祖开宝皇后丧事的做法，而被以“讪谤”的罪名贬知滁州，其《滁州谢上表》言：“罢直禁中，临民淮上，虽离近侍，犹忝正郎，省己戴恩，既荣且惧。”^{[6]303}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因阻谏仁宗废郭皇后事而贬知睦州，其《睦州谢上表》言：“献言罪大，辄效命于鸿毛，宥过恩宽，迴回光于白日。事君无远，为郡甚荣。”^{[7]385}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变法被污以“盗甥”之名贬知滁州，其《滁州谢上表》中言：“列职尚叨于清近，为邦仍窃于安闲。祇荷恩荣，唯知感涕。”^{[8]337-338}这些谢表皆较为从容不迫地向皇帝表达了自己虽被贬，但能够于近善之地为郡一方的感恩。但到了北宋中后期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中，文人贬谪已相当酷烈，表现在谢表中的破题部分，已不再是赐予近善之地的恩荣，而是虽投荒远贬但却能免于死之侥幸。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在诗文中讥刺新法被关押御史台审讯四个多月，一度以为自己将死于狱中，甚至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绝命诗句。待出狱后贬谪黄州团练副使，虽仅为一散官且形同软禁，但其在《到黄州谢表》中着实流露出死里逃生的“感涕”：“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祇服训辞，惟知感涕。”^{[9]654}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全面恢复新法贬斥旧党，苏轼先以讽斥先朝罪贬知英州，其《英州谢上表》言：“罪盈义绝，诛九族以犹轻；威震怒行，置一州而大幸。惊魂方散，感涕徒零。”^{[9]714}后未至贬所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其《到惠州谢表》云：“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尚荷宽恩，止投荒服。”^{[9]706}南宋高宗朝秦桧当权，主张和议而排斥异己，李纲、赵鼎、胡铨、李光等南宋名臣皆有被远贬岭南甚至流放海岛的经历，在他们的谢表中也多有“罪尤昭著，合正明刑。仁圣优容，止从宽典。恩深沦骨，涕下交颐”^{[10]72}之类的谢恩之辞。

较“破题”部分更为详尽的谢恩之言，一般是在“颂圣”部分，往往以“伏蒙皇帝陛下”之类的语句开头。如范仲淹《睦州谢上表》云：“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赎以严诛，授以优寄。郡部虽小，风土未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7]385}其《饶州谢上表》云：“伏蒙皇帝陛下惟天为量，无大不容。与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职，仍分外补之符。当死而生，自劳以逸。君恩弥重，臣命愈轻。”^{[7]389}值得注意的是，在颂圣与感恩的这部分表述中，北宋前期的谢表虽也有对于皇帝较为夸张的吹捧之辞，但在北宋中后期，这种夸张和吹捧的程度日渐加剧，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经常性地皇帝与尧舜禹汤等上古贤君相提并论。苏轼便多次在谢表中有这样的表达，如《谢量移汝州表》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汤德日新，尧仁天覆。建原庙以安祖考，正六宫而修典刑。”^{[9]656}《到惠州谢表》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汤网开其三面，舜干舞于两阶。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9]706}

不独苏轼如此,此等漫无边际的吹捧之辞,在当时盖已成为惯用语,在许多士人的笔下出现,如苏辙《汝州谢上表》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舜相受,常怀善继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实。”^{[11]1076}黄庭坚《谢黔州安置表》言:“此盖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尧汤不蔽之福。”^{[12]751}这种吹捧之风从北宋中后期一直延续至南宋,李纲《谢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表》、赵鼎《谢到吉阳军安置表》、李光《琼州安置谢表》、朱熹《落职罢官祠谢表》中都有类似的表达。而与皇帝贤明若尧舜禹汤,宽容如天地日月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自身之极端可怜与微不足道,“若丧家之犬,私窃自怜”^{[11]1078},“怜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马之旧”^{[11]1080}。

除了经常性将皇帝与上古贤君相提并论,北宋中后期以后的谢表还出现了一些将皇帝比作父母的形容,有时表示君恩之重犹如生身父母,如苏轼《英州谢上表》:“赖父母之深悯,免子弟之偕诛。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9]715}有时甚至表示君恩之大远超生身父母,如苏轼《到黄州谢表》云:“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戒。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9]655}

贬谪谢表中这些极端奉承的谢恩之语,与谢表的传播流程以及相应制度密切相关。杨芹的《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一文曾指出:“宋代谢表上奏皇帝后,无论皇帝是否亲览,大抵是降出付外的。……谢表降出后,通过进奏院下发到相关机构处理,部分谢表通过进奏院邸报的登载可为天下人所读。”^[13]也就是说,谢表虽然是臣子向皇帝谢恩的口吻,但其读者却可能相当广泛,而在政治斗争较为激烈的时期,谢表中略微的不当言辞便有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而惹祸上身,如苏轼《湖州谢上表》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正是“乌台诗案”的根由。此外,如元丰五年(1082年),汪辅之因《虔州谢表》被指“托意怨望”而遭黜落^④;元祐七年(1092年),安鼎因《绛州谢表》被弹劾“语涉诬毁”^⑤;建中靖国元年

(1101年),林希因《扬州谢表》“慢上不敬”而遭再贬^⑥;等等,皆为鲜活例证。龚延明在《宋代官制辞典》中也指出:“熙宁以后,因有新旧党争,当权派设法禁止被贬臣僚在上谢表中‘妄有诬毁及文饰已过’,如发现有攻击朝政者,委御史台纠勘。”^{[2]626}宋代虽有“不杀言事者与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但流放远贬所带来的身心磨难极为痛楚,出于畏祸之心,贬谪士人亦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曲意逢迎。

宋代文人贬谪谢表中的谢恩之辞往往是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表达,而在不同的贬谪处境和政治环境之下,这些谢恩之辞也表现得或从容平实,或夸张伪饰。在较为严酷的处境和言论限制的条件下,谢表中甚至会出现极其夸张的谄媚之辞,令人感慨。

二、孤寒愚鲁:贬谪谢表的自贬自剖

宋代文人在贬谪谢表中虽然会表达自己罪责深重却蒙受皇帝宽仁之恩的感激涕零,但实际上对于自己罪责的描述却大多是泛泛之辞,而少有具体的认罪自白。在谢表所占篇幅最大的“自述”部分当中,文人们往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自我贬损与自我剖析,这些自贬与自剖的言辞表面上看似与罪责相关,但实际上往往有着另外的用意,有一些言辞的真实目的甚至与认罪伏法截然相反,耐人寻味。自贬自剖的部分是文人们在谢表这种格式固定、政治礼仪性极强的文体中最能体现个性,发挥较为自由的部分,在不同文人的笔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不过总体来看,强调出身的“孤寒”与资质的“愚鲁”,是宋代文人在贬谪谢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自白。

“孤寒”,以及“孤立”“孤苦”“孤忠”“孤拙”“孤贫”“孤远”等词,在宋人贬谪谢表中出现频率极高,如欧阳修《滁州谢上表》云:“臣生而孤苦,少则贱贫。”^{[8]338}苏辙《分司南京到筠州谢表》云:“若臣家之忧患,实今世之孤穷。”^{[11]1079}赵鼎《谢到吉阳军安置表》云:“伏念臣起从孤远,幸际休明。猥被眷知,叨逾宠数。”^{[10]73}。这种对于“孤寒”的强调有乞怜的成分,但其重点不在于乞怜。出身“孤寒”,意味着其背后没有

世家大族势力的依托,也不归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其走上仕途完全依靠自身的道德才干与帝王的赏识提拔。这种表达全然不同于屈原《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于高贵出身的矜伐,它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在出身上阶层下移的现实情况,同时也以一种低微的姿态,迎合了帝王警惕臣下参与朋党、结交权贵的心理,向其表达了一心一意的忠诚。从这一角度来说,“孤寒”也是对自己立身有节、行事端正的变相自夸。

这种自夸在宋初王禹偁的谢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其《滁州谢上表》云:“伏念臣早将贱迹,误受圣知,进身不自于他人,立节惟遵于直道。”^{[6]303}《黄州谢上表》曰:“况臣孤贫无援,文雅修身,不省附离权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无苟合,性味随时,出一言不愧于神明,议一事必归于正直。”^{[6]314}在自夸的基础上,“孤寒”“孤穷”所暗示的忠正耿直,也意味着自己容易受到他人的谗言,所遭受的贬谪并不合理公正,而且这种不公只能由皇帝来体察辨明。至道元年,王禹偁因谏太宗不为太祖开宝皇后守制治丧,被以讪谤罪贬知滁州,其《滁州谢上表》中有大段辩解之辞,并在结尾说:“因兹谢表敢达愚诚,况臣粗有操修,素非轻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唯有上天鉴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义,考众恶必察之言,曲与保全,俾伸诚节,则孤寒幸甚,儒墨知归。”^{[6]303}咸平初年王禹偁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其《黄州谢上表》在叙述了自己“昼夜不舍,寝食殆忘”,修史却“忽坐流言,不容绝笔”之后,云:“夫谗谤之口,圣贤难逃。周公作《鸛鸣》之诗,仲尼有桓魋之叹。盖行高于人则人所忌,名出于众则众所排。自古及今,鲜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霁怒,日月回光。鉴曾参之杀人稍宽投杼,察颜回之盗饭或出如簣。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赖圣人之在上。”^{[6]303}在强调自己“孤贫无援”之后,王禹偁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既然在朝时孤贫无援,不省附离权臣,那么被贬之后自己的处境将更加艰危,没有人为自己言

说一二,打动圣心,只能依靠皇帝来体谅自己的处境,“以微臣之行己,遇陛下之至公,久当辨明,未敢伸理。今则上国千里,长淮一隅。虽叨守土之荣,未免谪居之叹。霜摧风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宸,不胜涕洟”^{[6]303}。此外,如范仲淹《饶州谢上表》:“窃念臣出自畎亩,阶于搢绅,骤升天阁之游,亲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难立,屡请弗谐,眷宠既隆,补报宜异,必将危坠。”^{[7]389}苏轼《移廉州谢上表》:“悯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众忌获愆。”^{[9]716}赵鼎《泉州谢落节表》:“伏念臣奋迹寒乡,莅官远服,羈孤寡与,进取何阶。”^{[10]72}都有相似的作用。

“愚鲁”,以及“愚诚”“庸愚”“狂愚”“懦愚”“愚朴”“迂愚”“戇愚”“愚忠”等,是宋人谢表中常见的与“孤寒”相类似的关键词,看似自贬自谦,实则有自我辩护甚至自我标榜之意。就自我辩护而言,“愚鲁”所强调的是自身虽有过错,但这种过错并非有意为之,更并非怀有奸邪之心;就自我标榜而言,“愚”虽然不智,但却更接近于有德。在儒家文化语境当中,愚鲁木讷者要远远胜过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者。《论语》中便记载了孔子许多相关的评论,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如“愚诚”“愚朴”“愚忠”等词,更是具有明显的褒义在其中,强调的是心性的纯良与对君主的赤胆忠心。在这种德行的基础上,“愚”可能体现为冒进、狂直,发言率意,而这正是忠臣、诤臣的特点。如范仲淹《饶州谢上表》云:“狂愚之诚,进多冒死……处事未精,发言多率,智者千虑而有失,愚臣一心而岂周。情虽匪他,罪实由己。然而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7]389}苏轼《到黄州谢表》云:“狂愚冒犯,固有常刑。”^{[9]654}张耒《黄州安置谢表》云:“率情而动,盖缘不学之愚;议罪惟轻,上赖好生之德。”^{[5]574}皆如此类。

这种对自己的明贬暗褒、欲扬先抑、自信自立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两宋之际李纲、赵鼎、李光等朝廷重臣的谢表中。宣和元年(1119年)京师大水,李纲上《论水灾事乞对奏状》,抨击了当权者不恤民情的行为。后又上疏指陈时政,劝告宋徽宗积极采取措施,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严

惩渎职官员。两次上疏触怒蔡京等权臣,被贬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在《谪监沙县税务到任谢表》中李纲有大段陈说,标榜自身的“戇愚”与“骨鲠敢言”：“臣闻明目达聪者君之经,陈善责难者臣之义。惟君圣而臣直,则道交而志通。故虽帝王极治之时,必有骨鲠敢言之士。臣独何者,窃慕其风。以疵贱朴鄙之资,玷清切高华之选。傥遇事而怀禄,实处朝而腴颜。一时堤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诏令之旁午,见睿知之焦劳。而臣仰荷眷知,每怀补报。思虑仓卒,虽徇国而忘身,学识迂疏,诚私忧而过计。念戇愚之妄发,知罪戾之难逃。”^{[14]685}建炎二年(1128年),李纲罢相后先居鄂州,后移澧州。在《谢移澧州居住表》中,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保国补救之志：“伏念臣学不足以为己,而欲推之以为人;谋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国。进不量其浅薄,退遂致于颠跻。烂额焦头,何补救焚之道;跋前疐后,自貽速谤之忧。”^{[14]685}赵鼎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两度出任宰相,后为秦桧所构陷,先后出任绍兴府知府、泉州知州。在两次谢表中均表达了自己天性愚鲁但许身报国的耿耿忠心。其《谢再除绍兴到任表》言：“伏念臣性质戇愚,器能剪薄。少从师学,计已拙于谋身;晚被圣知,心但期于许国。两膺枋任,四阅岁华,破朋党之相倾,惟贤是荐;惩风俗之大弊,所见必闻。徒殚弩蹇之诚,莫效涓埃之报,臣犹自愧,人岂无辞。”^{[10]71}

在宋人的贬谪谢表中,“孤寒”“愚鲁”之类的自贬,背后往往是对自己品行端方、无所依附以及忠心为国的暗示甚至明言。在这些言辞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宋代士人在贬谪处境下的慎重措辞,又可以看到他们心中的气节和持守。

三、衰病交加：贬谪谢表的乞怜之辞

欧阳修曾在《与尹师鲁书》中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地,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8]281-282}此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文人对待贬谪与唐人不同的态度,但实际上,体现在谢表这种特殊的

文体当中,“戚戚穷愁”之语仍然经常出现在宋人的笔下。这一方面是文人贬谪中面对政治打压和实际的艰辛生活时一种非常自然的情感流露,尤其是当贬谪以非常严厉的形式进行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在面向皇帝言说时的一种必要的乞怜之辞,是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告饶之语。上文中所言之“孤寒”处境,以及身为“草木”“犬马”的卑微,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乞怜之态,但在宋代贬谪谢表中出现更多的,是对自己衰病交加、不堪承受的形容。

宋初四朝对士人的贬谪并不严厉,即便如此,在当时的贬谪谢表中仍可以看到这种对衰病的描述,如范仲淹《睦州谢上表》中提到自己的肺疾：“但以肺疾绵旧,药术鲜功。喘息奔冲,精意牢落。”^{[7]385}欧阳修在《颍州谢上表》中提到自己的眼病：“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怨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才辨。”^{[8]351}这种表达较为从容平实,有似回应老朋友的寒暄。

至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之际,在“无容游骑无归”的严酷政治斗争中,文人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极受摧残,谢表里对自身衰病以及处境艰难的描述更为触目惊心,语气上甚或有哀嚎之状。苏轼、苏辙兄弟的一系列谢表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经济上十分困窘,乃至带领全家躬耕于东坡薄田来维持生计,元丰七年(1084年),量移汝州后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言及贬谪黄州时的情景：“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岂谓草芥之贱微,尚烦朝廷之纪录。”^{[9]656}后被贬至惠州、儋州,境况愈下,其谢表中的衰病乞怜之辞也愈加惨凄。其《到惠州谢表》言：“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9]707}《到昌化军谢表》言：“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9]707}宋徽宗即位后苏轼遇赦北还,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后又复任朝奉郎。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苏轼回顾自己多年来在烟瘴

之地与天涯海角的生活,云:“投畀遐荒,幸逃鼎鑊。风波万里,顾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蹶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岂谓优容,许承恩而近徙。”^{[9]716}在苏轼贬惠州、儋州的同时,苏辙在绍圣年间接连被贬知汝州、袁州、筠州、雷州,在《分司南京到筠州谢表》中他言及家中兄弟父子天各一方的凄凉境况,云:“顾惟兄弟二人,迭相须为性命;江岭异域,恐遂隔于存亡。况复坟墓阔疏,父子离散。若臣家之忧患,实今世之孤穷。静言思之,谁可告者。惟有自投于君父,庶几有冀于生全。泣血书词,叩阁仰诉。”^{[11]1079}其《雷州谢表》更是极为具体地描述了他在贬谪途中的艰难和身体的衰病不支,“比者陆水奔驰,雾雨蒸湿。血属星散,皮骨仅存。身锢陋邦,地穷南服。夷言莫辨,海气常昏。出有践蛇茹蛊之忧,处有阳淫阴伏之病。艰虞所迫,性命岂常?念咎之余,待尽而已”^{[11]1080}。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辙遇赦后移永州、岳州安置,其《移岳州谢状》言:“瘴疠所侵,仅存皮骨,亲属沦丧,生意几尽。自分必死荒徼,不复归见中原。”^{[11]1081}后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其《复官宫观谢表》言:“前后三迁,奔驰万里。瘴疠缠扰,骨肉丧亡。闻者为臣伤心,见者为臣陨涕。”^{[11]1081}

此外,如黄庭坚《谢黔州安置表》:“重念臣万里戴天,一身吊影,兄弟滨于寒饿,儿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怀,惟深自咎。穷乡多怪,苦雾常阴。”^{[12]751}张耒《黄州谢到任表》:“号寒啼饥,其穷已甚。”^{[5]574}皆惨淡形容,动人心魄。至南宋高宗年间,赵鼎、李光诸臣皆因开罪于秦桧被贬至岭南乃至海岛,他们的谢表中相关部分更是有泣绝哀号之音。如赵鼎《谢到潮州安置》言:“始抱疾以还家,即衔悲而哭子。齿发雕瘁于感伤之后,精神昏耗于驱驰之余。其谁为之,无足怜者。”^{[10]73}

在贬谪谢表中形容衰病,乞怜求恕,宋代文人虽然和唐代文人相比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有些学者认为唐宋文人在面对贬谪时心理状态不同,在贬谪谢表中表达的情感也大不相同,“唐代贬谪谢表多透露出一种

恐惧与自怜,而宋代谢表则更加积极昂扬,充满自信与达观”^⑦。这种看法主要是依据北宋前期情况而言,并不全面。北宋初四朝对文人的贬谪并不严厉,大多数文人虽贬谪出京,但谪在近地,且不失为一地之官长。而且当时的政治语境较为宽和,士人在贬谪后亦可不受辱。这一点可以在欧阳修的一些文字中看到具体的形容。如在《回丁判官书》中,欧阳修谈及自己对贬谪的看法:“且为政者之怨有罪也,若不鞭肤刑肉以痛切其身,则必择恶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颠蹶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后蒺藜,动不逢偶吉而辄奇凶,其状可为闵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为善也,此亦为政者之仁也。”^{[8]292}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因为范仲淹之贬鸣不平而被贬夷陵县令,以为自己也一定会受到同样的困辱,“故修得罪也,与之一邑,使载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热而履深险,一有风波之厄,则叫号神明,以乞须臾之命。幸至其所,则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则趋而走。设有大会,则坐之壁下,使与州校役人为等伍,得一食,未彻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呵诘,常敛手栗股以待颜色,冀一语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为善也。故修之来也,惟困辱之是期”^{[8]292}。但事实上,欧阳修所受到的待遇却是“及舟次江陵之建宁县,人来自夷陵,首蒙示书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恶之,而又加以厚礼,出其意料之外,不胜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8]292}。欧阳修在《与尹师鲁书》中所说的那番话,正是建立在这种具体境况的基础上,并不能代表宋代士人在遭遇严酷贬谪时的实际感受与反馈。

事实上,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中,将政敌贬至远州恶军,并以“安置”“居住”“编管”等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类似羁押犯人的方式摧残身心,已有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用心。尤其是在熙宁、元丰之后,新旧两党之矛盾已不再是关乎国事的理性论争,很大程度上成为意气用事、打压斗狠的权力之争。元祐年间蔡确“车盖亭诗案”便是一起典型的过激事件,高太后及元祐诸臣执意曲解诗文致人重罪,高太后更是直言欲通过远贬除去其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

社稷之福，确当便死”，结果蔡确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不久便郁郁成疾，殒命于岭南烟瘴之地。这种非理性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元祐党人在绍圣及崇宁时期遭受了更加严酷惨烈的报复，包括苏轼在内的很多人被远贬到岭南和其他远恶州军。南宋初秦桧当国对政敌的打压更是不遗余力，赵鼎贬谪吉阳军期间，秦桧曾令当地长官每月上报存亡消息，必欲致其死，赵鼎最后为保全家人只好绝食自杀。这种险恶境况比欧阳修在《回丁判官书》中谪途“大热深险”“风波之危”，贬所上官“喜怒呵诘”的想象之辞何止峻烈十倍，不作“戚戚穷愁之文”似已不近人情。此外，上呈御览的谢表是最适合也最应该诉说惨痛、乞怜求恕的文体。因此，我们在诗歌中可以看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在词中可以看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赋中可以看到“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赤壁赋》），但在苏轼等人的贬谪谢表中却也可见到宋人旷达背后的“戚戚穷愁”。

四、劝谏辩驳：贬谪谢表的另类言说

表现自己对于“罪深谪薄”之宽大处理的感激，陈说自己出身孤寒，天性愚鲁但行为端方、用心忠耿，以及用较为夸张的语言描述自己贬谪中衰病交加、亲人离散的艰难，都是宋人谢表中的普遍体现。但在谢表中对皇帝进行劝谏，对加于自身的惩处之公正性予以质疑，正面陈说并为自己辩护，却并不常见。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劝谏与辩驳之文，仅出现在北宋前期范仲淹、王禹偁、欧阳修等人的谢表当中，不能代表宋代的一般情况。

范仲淹的《睦州谢上表》最为典型，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篇以劝谏君王为主要内容的谢表。此次贬谪在仁宗明道二年，郭皇后因误伤仁宗而触怒龙颜，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隙趁机主张废后，并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范仲淹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求见未果，与吕夷简当庭辩论，第二天即受贬黜。范仲淹在谢表自述的部分用了六百余字的篇幅来解释自己的行

为，劝说君王改过，可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在谢表中，他先是简单说明自己此番劝谏的立场与动机，既来自身为谏官的职责，更来自报谢君恩的初衷：“臣腐儒多昧，立诚本孤。谓古人之道可行，谓明主之恩必报。而况首膺圣选，擢预谏司。时招折足之忧，介立犯颜之地。当念补过，岂堪循默。”^{[7]385}然后回述事件发生的背景：“昨闻中宫摇动，外议喧腾。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废，以宗庙祭祀之主，非大过不移。初传入道之言，则臣遽上封章，乞寝诞告；次闻降妃之说，则臣相率伏阁，冀回上心。议方变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7]385}之后历数两汉魏晋以及唐代废后所引发的权力动荡与朝政混乱：“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汉武帝以巫蛊事起，遽废陈后，宫中杀戮三百余人，后及巫蛊之灾，延及储贰。至宣帝时，有霍光妻者，杀许后而立其女，霍氏之衅，遽为赤族。又成帝废许后咒诅之罪，乃立飞燕，飞燕姊妹妒甚于前，六宫嗣息，尽为屠杀，至哀帝时理之，即皆自杀，西汉之祚，由此倾微。魏文帝宠立郭妃，潜杀甄后，被发塞口而葬，终有反报之殃；后周以虓庭不典，累后为尼，危辱之朝，不复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无子而废，武昭仪有子而立，既而摧毁宗室，成窃号之妖。是皆宠衰则易摇，宠深则易立，后来之祸，一一不差。”^{[7]385}接着提出保留皇后称号，暂居别宫以待其悔过的建议：“臣虑及几微，词乃切直，乞存皇后位号，安于别宫，暂绝朝请。选有年德夫人数员，朝夕劝导，左右辅翼，俟其迁悔，复于宫闱，杜中外观望之心，全圣明终始之德。”最后，还对君王接受臣下劝谏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且黔首亿万，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虽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纳于五谏，内弥缝于万机。而况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庭诤，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将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衅。上方虚受，下敢曲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7]385}整篇谢表言辞恳切，情绪温和，逻辑清晰，体现出宋初重臣以国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及理性、宽和的性情

气质。

与范仲淹的谢表相比,王禹偁谢表中的劝谏与辩驳则更加言辞激烈,充溢着一股怨愤不平之气。至道元年四月,宋太祖开宝皇后宋氏去世,太宗未按皇后礼制治丧。因开宝皇后与太宗之间涉及太宗皇位继承之敏感话题,群臣亦未敢有异议。此时王禹偁坐讪谤之罪贬知滁州,应与其私下里对太宗此举的不赞同相关。但在《滁州谢上表》中,王禹偁断然否认自己曾与他人交接议论,他从三个角度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其一是自己身为翰林学士,是由皇帝亲自选拔出来的,“由于圣选,不为不精”,无论是才华还是品质都应有皇帝的担保,突然被贬,很是奇怪。其二是自己每天忙于公务,根本没有时间与朋友交接议论,“且臣在内庭一百日间,五十夜次当宿直,白日又在银台通进司、审官院、封驳司勾当公事,与宋湜、吕祐之阅视天下奏章,审省国家诏命。凡于利害,知无不为,三日到,私家归来已是薄暮。先臣灵筵在寝,骨肉衰经满身。纵有交朋,无暇接见,不知谤议,自何而兴”^{[6]303}。其三是他认为自己被贬是得罪了为开宝皇后做法事的僧人,因为自己所租的官屋正是开宝皇后停灵之处,每天对僧人没有回避揖让。王禹偁对这一点也进行了辩护:“按旧制,自左右正言以上,谓之供奉官。街衢之间,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此盖贾谊所谓‘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则堂高’者也。况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所守者国之礼容。”^{[6]303}王禹偁在谢表中大量运用短句和散句,语气短促有力,直抒胸臆,气势逼人。他的另一篇《黄州谢上表》与之风格近似,同样用了较为直切激烈的言辞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并恳请皇帝明辨是非。

欧阳修在庆历五年的《滁州谢上表》中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但这种辩护既不是如范仲淹一样苦口婆心的劝谏,也不是王禹偁式的言辞激烈的辩驳,而是陈说事实为自己开解。他当时因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而得罪保守派官员,恰逢外甥女与奴仆有染,在逼供下,外甥女张氏被迫诬陷欧阳修与其乱伦,对其名声构成了极大损害。欧阳修在谢表中称:“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

能逆料其长大所为,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宗,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适。然其既嫁五六年,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至究穷于资产,固已吹析于毫毛。”^{[8]337}在陈说事实、开解自身之外,欧阳修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对皇帝的感谢,认为自己此番贬谪实际上是皇帝对自己的保护:“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8]337}

在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文人的贬谪谢表中,虽偶尔可见劝谏与辩驳之辞,如上文所引李纲《谪监沙县税务到任谢表》,以及朱熹《落职罢官祠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等,但已是极少数的情况。即便在李纲、朱熹等人的谢表中,也并没有如范仲淹、王禹偁、欧阳修式的对事实的大段陈说与细致辩驳,从中亦可看到宋代政治环境与君臣关系的变化曲线。

结 语

综上,宋人在贬谪谢表中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较为少见。总之,谏辞、哀辞,与名为自贬实为自剖自夸之辞,是宋人贬谪谢表书写中不可缺少的三个部分,在不同文人的笔下呈现不同的比例偏重。与唐代文人贬谪谢表相比,宋人贬谪谢表篇幅较为短小,体式更为严整,骈体对句的使用也更为规范典重,情感抒发更有节制。但这种节制,并不全是因为文

化上整体的理性精神使然。宋代动辄有诗祸与文祸,单就谢表而言,除上呈御览之外还要登于进奏院邸报,因谢表中文字涉嫌“不敬”“怨望”“谤讪”而被进一步惩处的情况一再发生,再加上台谏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宋人和唐人相比所呈现出来的节制与慎重,有具体的利害关系使然。而宋人的贬谪谢表让我们能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之外,以另一个视角来切入他们的现实遭际,从他们的书写策略中,可以看到宋代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他们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注释

①目前所见,宋代谢表的专篇研究有张海鸥:《宋代谢表文化和谢表文体形态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5期;杨芹:《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中州学刊》2016年第10期;赵雅娟:《“俾伸臣节”:北宋前期谢表的撰写及其政治文化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张敏:《唐歌陈谟:两宋表文的创作语境与阐释视野》,《中华文化论坛》2021年第6期等。②李纲撰、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93页。③黄庭坚撰、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④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975页,第11242页。⑥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88

页。⑦段亚青:《唐代贬谪制度与相关文体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15页。

参考文献

- [1]胡松.唐宋元名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92.
- [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王应麟.四明文献集[M].张骥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447-448.
- [4]陈绎曾.文筌[M]//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9.
- [5]张耒.张耒集[M].李逸安,傅信,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7]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 [8]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
- [9]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赵鼎.忠正德文集[M].李蹊,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11]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2]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郑永晓,整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 [13]杨芹.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J].中州学刊,2016(10):121.
- [14]李纲.李纲全集[M].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

On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Ying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reached the peak of gratitude letter culture, among which the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had more literary color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other routine gratitude letter. The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often expresses gratitu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ious culpability but minor punishment”, either thanks for being given a good place, or thanks for being spared from killing. They often make self-deprecation and self-dissec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humble birth” and “foolishness”, but in cautious language, there is affirmation and praise for one’s own character. Words such as “illness and decay” often appear in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which are not only a true portrayal of their life, but also a plea for mercy in the face of the monarch.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still many words of persuasion and rebuttal in the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However, as the degree of demotion deepened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ed, persuasion and rebuttal became relatively rare. From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we can see the limited speaking space and awkward survival situation of scholars under political power, as well as scholar’s efforts to balance the 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subject personality, and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emotions in the crack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demotion; gratitude letter; fac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 Su Shi

[责任编辑/晨 潇]